

蒙齋讀書記

林 鵬 著



三晋出版社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林
鹏 著

蒙齋讀書記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蒙斋读书记 / 林鹏著.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 - 7 - 5457 - 0246 - 0

I. ①蒙… II. ①林… III. ①读书笔记—中国—现代
IV. ①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93283 号

蒙斋读书记

著 者: 林 鹏

责任编辑: 张继红

助理编辑: 任俊芳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 (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 4922268 (发行中心)

0351 - 4956036 (综合办)

0351 - 4922203 (印制部)

E - 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省美术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192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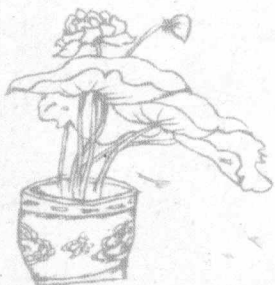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0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57 - 0246 - 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林 鹏 著

蒙斋读书记

当代学者文史丛谈

本书谈文论史，纵贯古今，述人物，述秘事，述轶闻，述典章，烛幽洞微，各抒己见。随笔所至，见掌故，见识力，见趣味，见性情。

山西古籍出版社
山西教育出版社

《蒙斋读书记》1998年3月第一版书的书影



作者近照

卷首絮语

林鹏先生是当今名书法家,其挚友张颌先生评云:“善狂草,行云流水,天马不羁。”为人“意气风发,大有慷慨悲歌之概。平生好读书,手不释卷,数十年如一日”。长于先秦诸子研究,尤其专注《吕氏春秋》。好深思,不作凡思俗想,健笔凌云,言为心声。著长篇历史小说《咸阳宫》,世称学术小说;本书名《读书记》,则为学术随笔。其中《报仇之制》、《秦始皇杂记》、《徼法论稿》、《晋作爰田考略》、《吕氏春秋简论》、《吕氏春秋论札》等皆属精思之作,谈古论今,时出俊语;嬉笑怒骂,鞭辟入里;言谈真率,文如其人。本书宗旨,似专意于先秦文化,尤其是儒家士君子文化,探寻中华民族文化充满活力的源头之水。其精微独到之处,还须细心的读者于字里行间加意体会。编者,一九九八年一月。

林鹏先生此著是作为本社《当代学者文史丛谈》之一种出版的,早已售罄。十二年正好为一纪,世事沧桑,变幻莫测,唯有先生健笔不老,凌云之志不衰。如今重读先生此著,更觉意味深长,故重版此著,以应读者索书之急。编者,二〇一〇年五月。

序

张 颌

蒙斋林鹏，吾之挚友也。以古稀之年，又将出版新作《蒙斋读书记》，可喜、可贺。章太炎先生有云：“轻于著书是妄，重于著书是吝，妄者不智，吝者不仁。”吾友林鹏，不妄不吝，得其中焉。林鹏为人处世，修养，文章，吾所深知。他善狂草，行云流水，天马不羁。生于燕下都，自制闲章曰“燕市狗屠”，意气风发，旁若无人，大有慷慨悲歌之概。平生好读书，手不释卷，数十年如一日。常有奇想，发为高论，令人有忽然柳暗花明之感。平日与我切磋文字，或稍举隅，即能豁然开悟。其读书之广，探求之深，颖悟之彻，著作之精，皆吾所罕见，亦吾所深服。

这本《读书记》中，于经学、史学，多所创见。其精微独到之处，读者一读便知，无须赘言。吾友命其斋曰“蒙”，盖有深意焉。

《易·蒙》之象，上山下水，仁者智者，其乐和同。林子陶然，乐在其中，静可养正，动可启功，亨利二德在焉。五台话自称曰蒙，汉赋中“蒙窃惑焉”，《文选》注曰：“谦词也。”君子谦谦，非徒自损也。况“蒙”中寓“复”，亦近于仁而远于咎，可以御寇，可以克家。蒙之义大矣哉！敢言序。

1997 年月 11 月 26 日

序 言

降大任

蒙斋主人林鹏先生交给我这部《蒙斋读书记》的手稿，嘱我写篇序文，我颇为惶恐。今人但知林先生是著名书法家，却不知他还是学问家。我虽也同他不断地接触，漫无目的地聊天，偶尔涉及读书心得，渐知先生雅好史学，尤嗜先秦诸子，有傅山遗风，却对他研治的学问不甚了了，实恐有辱为序之命。

前年春，先生有大著历史小说《咸阳宫》问世，承蒙赠我一册，细读一过，始知其中有大学问，然一时也不摸头绪，曾作一文为之扬誉，称该书为“学术小说”，攸关国计民生、世道人心。在小说已经沦为自我对话、内心独白、文字游戏的时代，而能写如此严肃厚重的作品以飨读者，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这现象本身就值得玩味，知道在世间毕竟有这等人没有被名利大潮淹没，还肯忧国忧民、精研深思，为民族为民众煎熬心灵，拷问历史，可见天下“读书种子”未绝，中华千年以降的民族精魂犹在。这种特立独行的意识给我们以希望和慰藉，尤其值得为浮一大白，颂之曰：“岂不伟哉！”

接着便费了整整三天时间，拜读这本《蒙斋读书记》，对照原来读过的《咸阳宫》，便觉两书互为表里，实为姊妹篇。虽则一为学术，一为小说，而其中精神灌注，一脉相承。要而言之，有民族的真精神在，中华民族绝不会颓败、堕落，且必将复兴。这点真精神就是中华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无论什么金钱的狂潮、霸道的势力都压不倒它，摧不垮它。正如鲁迅的名言：“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灭的！”

林鹏号其斋名曰“蒙斋”，他自称自己的学问是“蒙”出来的。蒙者，瞎蒙、胡猜之谓也。然而，读过《蒙斋读书记》便深感，此之谓蒙，实为顿悟也。林先生言，多少年来自己受蒙蔽，有客观上的虚假意识形态之蒙蔽，也有自我蒙蔽，但燃犀下照，精怪百变，尽露本相，如一旦发蒙，豁然贯通，原来如此！林鹏称孔子是“东西南北之人”，我则称林鹏是“古今中外之人”。有古今中外之学，焉能久蒙不发、浑浑噩噩乎？然古今中外之学，谈何容易！那前提便是数十年如一日，博览群书，精研深思。熟悉林鹏的人都知道，林先生的苦读是出了名的，他不可一日不读书，一日不读便自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他本来只是粗通文字而已，就是硬凭着这种“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攻关苦读，做起了学问。人们称赞先生的书法好，而鲜知先生之精于书道从读书中来。

书中发人之蒙处尤多，有些短章仅数百言，一两千言，非特发我辈之蒙，简直就是发千古之覆。从这里，可以领教蒙斋主人燃犀烛照的锐利眼光。向来称人才要有“才、学、识”，三者之中，“识”最紧要，而所谓识，就是融会贯通，有“顿悟”之效，是故蒙斋之“蒙”，人所难及。比如《足食足兵释义》一篇，谈孔子论政，有“去兵去食”的次第。今之权威译者译之为“去掉军队，去掉粮食”，且昔之大儒如朱子之释则曰：“民无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这里，孔子本言政治，是治国之道，要在足食足兵，于民有信。必不得已三者去一，应先去兵；再不得已，可去食。今人译为去掉军队、去掉粮食，岂有一国之君可以没有军队和粮食而能治国者乎？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历来经师于此胡说乱道，不着边际。孔子倘有这种思想，一定是发痴了，他还算什么思想家，连小孩子都不如。婴儿啼哭，首先要吃东西，这是本能使然，否则就会饿死。今之权威居然以此宣扬孔子的治国之道，这是

尊重先贤吗？不是。这是亵渎先贤、辱没祖宗！林鹏不信这一套，他蒙了一下，这一下蒙到了《汉书·刑法志》，志曰：“殷周以兵定天下……因井田而制军赋……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好了，白纸黑字，“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所谓去兵去食，一语道破，即免掉军赋，免掉田税，以此读《论语》“子贡问政章”，豁然贯通，合情合理，铁板钉钉，这便是发千古之覆。倘无林先生这一蒙，我们着着实实还要被蒙下去，不知伊于胡底。林先生之蒙，何可忽乎哉！尤其如朱子之释，要老百姓“死之为安”，简直要把孔子变成“率兽食人者”了，这绝不是尊重孔子，认真读“子贡问政章”，而是他在搞“发昏章第一”，而且让孔子搞“发昏章第十一”，去当天下第一蠢人！

又如《翔而后集》一篇，仅数百字，讲《论语·乡党》中一章。此章记孔子见野鸡起飞，翔而后栖于木，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后人有解释为子路不懂孔子的意思，抓只野鸡烧烤而拱执（献给）孔子，孔子三嗅其气而起。这也是天大的笑话。孔子叹：“时哉！时哉！”居然被子路理解为要食时鲜的野味，孔子简直变成一位老饕了。林鹏在这里又一蒙，蒙出孔子由野鸡的“翔而后集”，联想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鸟知择木，岂有人而不如鸟乎？”于是，孔子叹道“时哉！时哉！”即人尤其应当知时务而动，择主而事，慎其出处。孟子称孔子为“圣于时者”，时者之义，见《周易》所用的“时义大矣哉”之句义，即适时而动，不要盲动。这是孔子处世的大原则，不可不察。而后人包括朱子这样的大儒竟然扯到“烧烤野鸡”之义，这简直是佛头着粪。经林先生一蒙，解释得顺理成章。这种蒙，绝不见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这不是绝顶聪明的顿悟吗？

清人讲校勘学，对古书疑难字句校读有内校、外校、他校、理校之说，内校指对同一书中某一字句的反复使用加以分析比较，就中

择善而从之；外校，对某书同一字句在不同版本中的异同加以比较，择善而从；理校则是不借助文献，从情理上推断其正误，就是设身处地，详情察理，按日常情理或经验来推断。林先生的所谓蒙，就有近似理校之处，准确地说是“理解”，按理去解。孔子想吃烧野鸡，如此贪口腹之欲，这是什么圣人？朱子之流，虽为大儒，侮圣非贤，一至于此，可悲可叹！“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又称赞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怎么一跑到野外，就想吃烤野鸡了呢？我们要感谢林先生为孔子平反，孔子地下有知，当会赞曰“贤哉蒙斋”吧。

《蒙斋读书记》中蒙得好的文章还多，如《式夷之义》、《听讼与无讼》、《人死有知无知》、《量而后入》、《鱼水关系》、《明堂之制》、《报仇之制》、《逆命》等均可圈可点，尤以揭露法家之苛暴无人道，痛斥秦始皇的愚民政策，论吕不韦与《吕氏春秋》诸篇，熠熠生辉，古今中外联系紧密，启人新知，发人猛省，这里无须赘言，读者自有能定之者。

这篇序文写到这里，突然想到，像林鹏这样一位原来的“狼牙山小八路”——他十几岁参加八路军，最终不过当了几天省委部属的处长，怎么会成为今天钻研学问、颇有创获的学者？我们有那么多的饱学之士，专家学者，居然有人认为孔子论政要去掉军队和粮食，以此治国，岂不哀哉！他们多年治学，皓首穷经，读书读到哪里去了？也是赶巧，11月13日，我读了这本《蒙斋读书记》，去同林鹏见面谈论一点体会，他刚好接到一位老战友的来信，信中附回了1948年冬林鹏给该战友的一封信，只有巴掌大的两页纸片。信的字迹清晰可辨，其中林鹏对战友写道：“我们已经把傅作义的三十五军包围在新保安（张家口市东南），很快就会把他们歼灭掉。听说有不少同志南下，我希望这种事能轮到我头上，能够为人民的翻

身做点事,是我们的荣幸!”寥寥几句,一位洋溢着革命激情的年轻战士的形象跃然纸上,虎虎有生气。这种为人民的翻身做点事的精神,使我不禁感动万分。

建国以后,林鹏转业于地方工作,历次政治运动,无一幸免。也许因为有革命老本钱,没有戴上什么帽子(也有一次在三反中被打成“思想老虎”),已属万幸!但人格上受到的侮辱,精神上的创伤,可以说是伤痕累累、血迹斑斑,但是他没有颓败,而是发愤读书,充实自己,还不是那一股“为人民的翻身做点事”的精神支撑着吗?于是,我懂了,明白了林鹏这本书的价值,是为序。在此,以我为林鹏先生七十华诞写的一首拙诗为结,诗云:

九死惊回百战身,
萧然依旧布衣轻。
权门乞势惭无术,
浮世沽名谢不能。
剩有闲情消霸气,
偶从史乘识天心。
鸡鸣催舞倚天剑,
吟罢离骚意未平!

1997年11月15日草

自 叙

许多年前,正是“文革”后期,经常同张颌先生作彻夜谈。先生治学严谨,相比之下,我则粗疏之甚。我发表一个观点,先生就问:出处何在?先生主张“言必有出处,下笔必有出处”。我有时候记得出处,有时候就记不清了,说是瞎蒙。我经常瞎蒙,当然也有时候难免蒙对了,不过也经常蒙不对。于是就起个别名叫蒙斋。

古人说,行年六十,自觉五十九年非。我也深深有此同感。常常想,这种非,无法避免。客观上,一辈子受蒙蔽,没法子;主观上,最糟糕,常常喜欢自我蒙蔽。这种自我蒙蔽,着实严重,着实普遍,实在没法说。工作近五十年,现在是行年七十,自觉六十九年非,强半是受蒙蔽和自我蒙蔽的结果。

后来读《易经》,才知道有个蒙卦。蒙卦是蒙生、蒙发、启蒙的意思。这个意思倒也不错。再后来见了《古今人物别名索引》,才知道从前叫蒙斋的人甚多,竟有十人之多,大部分是宋明人,所以只好由他们去吧,自己依然不改。我想,他们可能是从蒙卦来的,或者,庄周号蒙叟,也可作为出处。我则不然,我还是瞎蒙的意思。

从前我说过一句别人说过的话:好读书不求甚解。为这句话,从1959年到“文化大革命”,被一批再批,没完没了。反正吃了饭也没什么正事可干,就搞大批判吧,只图个红火热闹。批判我的那些积极分子们,虽然不读书,却摆出一副“甚解”的样子,至今回想起来,依然觉得非常好玩。我能反复领略他们的教诲,实在是一种幸福。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天然的左派”,是真理的“独占者”。

我则不然,我只是瞎蒙。即使在批判会上,我也反复考虑过,我不敢强作解人。我觉得“求甚解”是非常难的,简直不可能。能说出的,能写出的,都是一知半解而已。我称之为“瞎蒙”。近年来,写了一些短文,编辑同志建议出一本“读书记”。想来好笑,居然蒙出一本书来。不用说,这就是“一本书主义”了。

当我写完这篇“自叙”,署名并记上日期时,才想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五十三年前,1944年8月28日,在龙村,我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在三十一一年前,1966年的今天,8月28日,我经受了想不到的考验,我被当时山西省人事局的红卫兵抄家揪斗。这些往事,现在还提它干吗!可是,怎么能忘了呢?“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列宁),知道吗?就此打住,算作自叙。

林鹏于东花园宿舍

1997年8月28日

目 录

序·····	张 颢(1)
序 言·····	降大任(1)
自 叙·····	(1)
式夷之义·····	(1)
报仇之制 ·····	(11)
秦始皇杂记 ·····	(24)
比干不通 ·····	(43)
量而后入 ·····	(46)
听讼与无讼 ·····	(50)
《孔子闲居》·····	(54)
鸟兽不可与同群 ·····	(58)
翔而后集 ·····	(61)
鱼水关系 ·····	(63)
人死有知无知 ·····	(65)
明堂之制 ·····	(68)
“吾与点也” ·····	(73)
逆命 ·····	(78)
足食足兵释义 ·····	(82)
商君随记 ·····	(87)
除谥法·····	(114)

《檀弓》简评	(117)
徹法论稿	(120)
贡助概述	(139)
晋作爰田考略	(148)
再论晋作爰田	(157)
“蔦掩书土田”	(164)
“徹我墻屋”解	(168)
《左传》可信	(175)
《淮南子·人间训》札记	(178)
紫塞雁门	(181)
《吕氏春秋·淫词》解	(185)
《吕氏春秋》简论	(191)
《吕氏春秋》论札	(205)
蒙斋遐想录	(219)
再版后记	(243)

式 夷 之 义

如果说古代文化就是贵族文化,猛一听有道理,细一想则不然。这首先就要问一下:贵族有没有文化?古代的奴隶主贵族,除了享乐什么也不会。需要记账算账,有奴隶给他干,需要念书背书,也由奴隶替他干。他不屑于干这些下贱事,其实,他也不会干这些下贱事。他除了享乐还干什么?这就是开会吵架,争权夺利,打仗或者决斗。这是西方古代的一般情况,至于中国古代则又有不同。

中国古代——先秦封邦建国的贵族们,他们原本都是部落联盟的首领(部落联盟的首领,一般都是选举出来的),后来因为战功或什么别的功劳才被封的。这些所谓有国有家者,好不容易苦巴苦业才熬上去,他们还得苦巴苦业地守住自己的家和国。四世而杀,五世而斩,一般是很不容易守得住的。“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王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乎?’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曰:‘此其近者,祸及其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战国策·赵策》)这是一段有名的故事:触龙说赵太后,从前的小学课本(《古文观止》)上就有。你要想尽办法守住你的家和国,守不住则家也不是你的家,国也不是你的国。家国被削被灭者,到处都是,离黍之忧代代皆然。所谓存亡继绝也是有现成的才德之士者,否则想存之,想继之,不可得而为也。得什么?得才德之士也。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贵